

# 從記憶取泥， 染回屬於家的故事

專訪 | 臺灣泥染文化資產工作室 廖倫光



## 走讀·場域 共存 Beta Hakka 的想像起點

三月週日午後，來到臺北市客家文化主題公園的地下室，有淡淡的泥土香氣瀰漫空氣中。當學員推門而入，身穿天然染襯衫的廖倫光博士已等候多時，正細心佈置課程材料。作為臺灣泥染文化資產工作室的創辦人，他首度於臺北客家書院開設課程，引領學員從歷史與實作技藝中，親手觸碰客家祖傳的泥染文化。

透過雙手的勞作，感受泥與布的交織，讓時光在指尖，慢慢、發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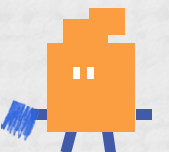


在臺北客家書院「客家祖傳泥染技藝」的第一堂課中，廖倫光博士帶領學員體驗五味雜陳的變色過程，染料是北埔的薑黃老墨染。

泥染，是一種與土地緊密相連的染色技法。以泥土為媒介，使布料更為堅固耐用，並呈現低飽和、溫潤的色澤。自古以來，世界各地的先民各自發展出獨特的泥染技術，甚至廣泛運用到時尚產業。然而泥染之所以迷人，並不在於顏色本身。

## 「重點不是顏色，而是泥巴。」

廖博士坐在老建築的紅磚窗邊，木桌上，色彩溫潤的布料錯落攤放，他一邊說明，一邊在筆電上翻找歷年田野調查的照片資料。12年的考察生活，讓陽光在他的臉頰烙下小麥色的痕跡，透過研究與實作，廖博士持續書寫泥染的文化與歷史，匯聚為去年出版的著作——《染之以涅則黑：往古今來的泥染地圖》。今年春天，他應臺北客家書院邀約開設手作課程，傳授客家祖傳染布的精華，談起泥染，他總能滔滔不絕，在話與話之間，勾勒一個個土地與時間共舞的故事。



## 田裡的泥，染進一代人的衣袖 |

從小喜歡畫畫的他，高中就在同學邀請下接觸到「繪染」的工作，當時對他來說只是一份「在布料上繪畫」的兼差。直到多年後，他就讀建築文化資產專業的碩、博士，踏入客家莊的田野調查，意外發現許多老人家的共同回憶——那個物資匱乏的時代，人們自己製衫，還會沿習鄉土中的舊俗，以泥染布！

廖博士記得有位長輩聊到種地瓜時，衣服會沾到很多地瓜的汁液，怎麼都洗不掉，接著說：「我們以前就用泥巴加上地瓜染布，染出來不會褪色。」他聽到嚇一跳，「原來以前的人都會加泥巴去染衣服啊！」這些古籍中寥寥數語的說明，竟如此鮮活地藏於鄉間的記憶裡，而老人家完全習以為常，甚至不覺得需要特別提起……。那時他還沒踏進染布的世界，只是忠實記錄聽到的故事，而一個個被遺忘的時光寶箱，將在一次次對話間逐漸打開。



(左圖) 廖倫光帶領大學生田野調查，採集大肚山的紅土土礦。  
(右圖) 來到國小，廖倫光為孩子耐心示範手作泥染浸泡的步驟。



## 沿著泥巴路，走向童年時光 |

中原大學設計學博士學程畢業後，他投入大專院校的教職與地方文史踏查，2013年帶領學生製作畢業專題時，發現大肚山的紅土用來染布，色澤十分漂亮迷人。結合先前的所見，便一頭栽入泥染與天然染的世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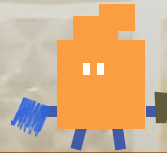
走訪全臺村莊時，廖博士發現其實泥染並非鮮為人知的技藝，甚至也有60歲左右的居民有所聽聞，而且都是古法，加上染布工法繁複，傳承者寥寥，許多耆老即使曾親身經歷，也因為歲月流轉而淡忘。他苦笑：「常常問了老半天，人家都想不起來！」

近年深入調查客家民俗染布與技術史，他訪遍各地長者，在反覆的詢問與對話間，喚起對方深藏腦海的畫面。例如一位恆春的老先生起初對泥染毫無印象，鏡頭下的他，叼著戒掉多年的香菸，懷念少時與好友齊聚的歲月。然而，隨話匣子打開，他的記憶不斷湧現，甚至開始糾正關於客家柿染的說法：「你這個不對、那個不對！」還能唱出來自客家梅縣的摘茶山歌。這並非刻意隱瞞，而是隨著對話逐漸清晰的回憶。

還有一次，廖博士受園藝系教授陳運星邀請至大學演講，活動結束後，陳運造感動地和他說：「你講到一半，我才想起兒時，媽媽爸爸在用泥巴染布，我就在旁邊玩泥土。」這些畫面，猶如染布反覆搓揉固色的過程，一點一點顯現往昔色彩。「包括研究者、被研究者，這些傳統社會的參與者都開始回頭看到過去。我覺得很精彩！不然全都要不見了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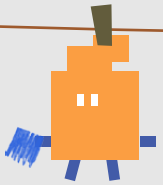
## 定色神助攻——天然染的最強輔助！

不是所有泥土都適合作為單一顏色的染料，但許多經過天然植物染的布匹，可以用泥土進行二次、甚至更多次「複染」，布料不僅更耐用，顏色也更均勻深沉，呈現溫潤質感。廖博士在田調時，就聽耆老傳授這個染布祕訣：「如果不用泥巴，只能染出淡淡的顏色；想要標準的藍，一定得用泥巴！」



## 來點泥巴，讓布料堅固再升級！

「薯蕷」，是一種塊根植物，切開後呈棕紅色，是臺灣西部常見用於泥染的原料。古早時人們用它來染漁網，並混入河底的泥，複染加固。染過的漁網在溪水或海水裡更堅固，也可製成捕魚人與海女保護皮膚的防曬衣，天然又安心。



「原來古老的記憶，一直在身邊」

泥染的回憶封存在人們心中，只需要時間與耐心喚醒。十幾年來，他埋首研究史料、訪問耆老，直到某天赫然發現，最珍貴的寶庫一直近在咫尺——「民俗中的染布技藝，常常是存在於自己的親朋好友的身上。」

記得，他與家人在阿里山的山背度過童年，母親來自竹東客家，外公、外婆更熟知客家族群的生活智慧。只是這些過往長年模糊不清，「直到有天媽媽問我在做什麼？聊到家裡有一塊布時，她忽然說：『那就是樟樹染的。』」原來，這個古老技藝早已靜靜存於家中。母親隨口提起的生活細節，是從自己的父親——也就是廖博士的外公那耳濡目染而來的。

問起家人算不算民間染布專家？他笑著搖頭：「沒有啦！他們就是生活者。」正是這些日常點滴，令他深深著迷。「只有透過更多時間、長時間接觸，原來存在的東西才會浮現出來。要不然你一直都不會知道，原來它就在那裡。」

“只有透過更多時間、長時間接觸，  
原來存在的東西才會浮現出來。”



「我們客家人，就愛大地色系！」

泥土的顏色，就是客家勞動的色彩！在城市裡，青白色衣物曾是流行象徵，但在客家農村，勞動人口更需要耐髒、耐洗的服飾。廖博士研究發現，二戰後，許多客莊仍保留泥染習慣，白布經過層層浸染，變成實用的「茶色」、「烏色」與泥土本色，成為農作、外出的最佳選擇。



《染之以涅則黑：往古今來的泥染地圖》

這是廖博士凝鍊多年知識與田野經驗編寫的泥染入門之書。從泥染理論與八大泥染課程展開，理解流傳臺灣、中國與東亞各地的祖傳泥染與文化視野。

「耐心，染回土地的故事」

廖博士不僅是學院研究者，更是親自挽袖揉土的實踐家。他自小有染布經驗，又在長年田調中被深深打動，投入實作教學，不過是自然而然的結果。從如何挖掘土礦、揉捏土粉產生黏性（客家話稱作「斫」），到確保色澤穩定，他仔細說明每道工序，更將這份執著注入自己的作品和體驗教學中。

為什麼談到泥染時要不斷強調「回到古法」？廖博士神色堅定，他認為這是找回泥染的原始機能，及保存民俗染布的唯一路徑。因此他在研究與撰書上總是嚴謹自律。但面對孩子體驗課的規劃時，亦能從容轉換角色，他親切地告訴孩子：「不要嫌泥巴髒！」只有親手觸摸、感受土壤的質地，才能理解其中的奧妙。「第二步就是趣味性，看見泥染的『變』。」當泥與植物、礦物產生化學交互作用，不需綠色染料，也能染出綠色——「煙末、薑黃加泥巴，就變成綠色了！」孩童們驚呼連連，他打鐵趁熱：「這就是世代相傳的智慧、重要的無形文化資產，值得驕傲和推廣！」

「其實泥染最需要的，就是耐心。」

想要泥土變成單色染料，並呈現飽滿色澤，需要反覆浸染、曬乾、固色，那些觸碰、翻攪、等待的時間，一步步構築出這項技藝的核心。每個泥染顏色的背後都有一段故事、每個作品的背後都是一段人生。面容堅毅的廖博士，將自己的耐心與溫柔全部揉進一塊塊樸實的布匹中。期盼大家知道泥染不只是顏色，而是一種純粹的生活信念——慢下來，與土地並行。

廖倫光

新北客家人，現為文史工作者、臺北多所社大講師、臺灣泥染文化資產工作室負責人。畢業於臺灣藝術學院美術系、中原大學建築系碩士、設計學博士。專業為傳統染布、客家研究、文化資產與藝術調查與研究工作。在 2024 年出版《染之以涅則黑：往古今來的泥染地圖》。

